

文章编号:1003-9104(2016)S1-0092-04

# 同里宣卷的文化遗产与现状研究\*

杨筱东

(苏州市吴江区公共文化艺术中心 江苏 苏州 215200)

**摘要:**同里宣卷是苏州宣卷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同里为中心,辐射至江浙沪毗邻地区,自产生之日起,始终流连于世俗乡村,宣讲劝善积德,为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安抚内心。它与社会信仰、生活习俗、演出市场需求密切相关。随着社会习俗、人们精神诉求及生活空间的变革,这一草根艺术的危机日益显现。而存留传统生活空间、尊重民俗惯例也许是同里宣卷生存的甘霖。

**关键词:**同里宣卷;草根艺术;民俗信仰;生活空间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 Inheriting of Tongli Xuanjuan (A Folk Ballad)

YANG Xiao - dong

(Wu Jiang Public Cultural and Art Center, Suzhou, Jiangsu 215200)

### 一、同里宣卷概述

宣卷是我国民间的一种曲艺形式,与佛教传播及民间信仰活动密切相关。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代,其源头大致有三种,即唐代佛教“变文起源说”<sup>[1]</sup>、“佛教俗讲起源说”<sup>[2]</sup>、“民间宗教经卷起源说”<sup>[3]</sup>。“自唐代以来,俗讲变文一向流行,但北宋则一度明令禁止,于是,便问隐藏于“诸宫调”之中的“说姻缘”。两宋之际,从“说姻缘”、“说因果”又演变为“唱佛曲”,此为宣卷之滥觞。”<sup>[4]</sup><sup>200</sup>“宋元以下六七百年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较大的变化和发展。清康熙之后,宣卷与教派的关系变淡,成为民众信仰、教化、娱乐活动,而没有明确的宗教归属的活动。”<sup>[5]</sup>

随着佛教的宣传推广,宣卷当年曾广泛流传于大江南北。就吴方言地区的传播范围,“元明清之际,太湖宣卷绵延不绝。”<sup>[4]</sup><sup>201</sup>宣卷的内容大致有三类:一是佛教宝卷,目前发现的早期佛教宝卷《销释金刚科仪》《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就产生于宋元时期。二是民间宗教宝卷,明清时期传播广泛,到清代中期,民间宗教宝卷在政

府的大力镇压之下渐渐消亡,但是其教义多多少少夹杂在了现存的宝卷之中<sup>[6]</sup><sup>5-6</sup>。三是世俗宝卷,这是目前最为常见的说唱内容,有民间传说、小说神话、戏曲故事等,还有应时的反映当代社会生活面貌的“新法宣卷”。

同里宣卷是苏州宣卷的一个组成部分,清同治、光绪年间非常盛行,流传地域“以同里为中心,覆盖吴江全境,并辐射至江浙沪毗邻地带,东至上海青浦县的金泽、商榻、朱家角等地,南达浙江嘉善县的陶庄、西塘和嘉兴市的田乐、王江泾等地,北抵昆山县的周庄、千灯和苏州市的木渎、东山等地,方圆不下百里,四方享誉。”<sup>[7]</sup>自产生之日起,始终流连于世俗乡村的庙会法事、民俗节庆、红白大事,为生活最底层的人们安抚内心、娱乐情怀、因果报应、劝善积德。如清嘉庆、道光年间程寅锡《吴门新乐府·听宣卷》中描述“听宣卷,听宣卷,婆儿女儿上僧院。婆儿要似妙庄王,女儿要似三公主。”刘猛将是太湖流域民间普遍崇拜的保护神,每年定期举办的“猛将会”上宣卷艺人都要宣唱《猛将宝卷》。它活动场所灵活多变,一间陋室,一方空地,包括堂屋、仓库、晒谷场、草坪,甚至轮船上,都可以作为其宣唱场所,是真正的民间艺术。

\* 作者简介:杨筱东(1967-),女,汉,上海人,硕士,苏州市吴江区公共文化艺术中心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艺术理论,艺术史。

## 二、同里宣卷的兴盛

同里宣卷生成在乡间,成长于村落,像野草一样,受着演出市场的滋养和约束,其生存始终受着社会环境的跌宕而起伏。当地的生存环境、信仰习俗、精神崇尚,孕育了集信仰、劝教、娱乐三位一体功能宣卷,同时使得这门朴素、简单的艺术一直伴随着底层百姓的生活,并直接影响了弹词、鼓词及杭剧、越剧等众多地方戏曲的诞生。

丹纳认为“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sup>[8]</sup><sup>22</sup>纵观同里宣卷的发展,这个“周围的风俗”可以理解为同里地区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俗,“时代精神”可以理解为特定生活习俗所形成内在精神。

### 1. 信仰根深蒂固,习俗屡禁不绝

同里位于太湖之畔古运河之东,五个湖泊环抱,网状河流将同里分割成七个岛。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这里相对闭塞,社会稳定。这一地区“向来佛教兴盛,散出各地农村的佛寺、庵堂供奉各种各样的‘佛祖’达300余种”<sup>[4]</sup><sup>202</sup>。历史上重大的社会动荡都没有对动摇和深刻影响简单淳朴的生活习俗,人们对佛道儒杂糅的信仰根深蒂固,对因果报应、祈福安康的社会伦理深信不疑。无论是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清军入关、太平天国运动甚至近现代革命、“文革”破“四旧”,对民间的信仰、生活习俗没有彻底摧毁,相反,社会的动荡给民间带来的可能是更加强烈的内心的无助和信仰寄托,民众需要精神的支柱以度过人生的苦难,释放苦难带来的压力,这个支柱就是信仰并有信仰而形成的生活习俗,甚至成为了当地文化的传统和基因。“民间信仰在群众中有很深的根,是与社会共存的,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不论它是什么阶段上的什么性质的社会,都会有相应的民间信仰存在。”<sup>[9]</sup>这正是同里宣卷的生存根基。

### 2. 崇尚因果相报,追求实用直接

同里民众的信仰不具有制度化宗教信仰的规范性,而是儒释道及其他各路神灵、“老爷”的多元化拿来主义的杂糅崇拜,极具功利性。这些习俗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道德,形成了因果相报的善恶观念,劝孝行善的社会伦理以及淳朴明快、有求必应的实用追求,呈现出简单实用、通俗娱乐的特征,是普通民众精神世界的一种反映。在小农经济的生活环境中,佛教和其他民间宗教滋养农民,让他们认识到“今世受苦为的是来世享福”,让受苦也成为了一种期望,体现出对生命意义的一种神圣的追求。同时民间生存的快乐,世俗生活的风调雨顺,才是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才是现实痛苦得以解脱的最好途径。劳作辛苦、生活艰难的人们需要借助价廉物美的、直接实用的、浅白快乐的一个工具来实现安抚惊恐不安中的内心,舒缓得失煎熬下的心灵,慰藉寻求寄放的精神。宣卷的劝教功能正好迎合了这一精神需要,“它会让听众在沉迷卷本故事的悲欢离合中苟同‘劝说’,在陶醉于丰富唱曲的悠扬旋律中接受‘教化’,‘几乎千遍一律,无一不是以‘劝人为善’为核心”,“为了诠释行善必能修成正果,宣卷的结局‘大叙团圆’‘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便形成了一个固定不变的”<sup>[10]</sup><sup>7</sup>结尾,“这恰恰反映了善恶有

报、因果轮回这类命题受关注的广泛程度和在人们心灵上的重要性。”善恶有报、因果轮回的命题广泛而深刻地主宰着中国人的心灵,成为人们的精神愿望,“宣卷像楔子一样,具备了切入受众精神世界的力量,并逐步培养起他们对自身的接受热情和审美惯性。”<sup>[11]</sup><sup>63</sup>

### 3. 开放性特征显示市场扩张力

“自古以来,‘歌舞媚神’和‘演戏酬神’的传统,为贫乏的农村社区文化生活注入了无限活力。正因为民间信仰活动娱神娱人的特性,才受到人们的欢迎。”<sup>[12]</sup>数百年来,同里宣卷直接面对底层民众,直接为他们服务的草根曲艺有着开放性特征,因而保持着顽强的自我修复、自我成长的生命力。首先是演出场地可简可繁。同里宣卷只需一桌数椅,可以在陋室,可以在空地,可以在船上,观众自带凳子。宣卷艺人与听众并无明显分隔,或围坐或排坐或散坐,没有“台上台下”的人为障碍,气氛亲近融洽。其次是演出形式从简从俭。同里宣卷除了固定的几家外,大多都还是传统的草台班子,人员不固定、场地不固定、卷目不固定。演出班子一般有3-5人(木鱼宣卷班)或5-8人(丝弦宣卷班)组成,用二胡、扬琴、木鱼等做配乐,唱词全用地方方言。第三是曲目与时俱进。同里宣卷广泛吸收民间音乐、借鉴戏曲、滩簧、评弹等艺术门类,吸收民间艺人的加入,不断扩大曲目题材,不再局限于早期的佛教传说、佛理佛经,大力吸收民间传说、戏曲故事、评弹脚本、甚至革命故事,拉近了同里宣卷与吴地百姓之间的距离,丰富了卷目内容,使同里宣卷成为了吴地民间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1960年后,苏州市文联从苏州各地征集到约280种、近800册早期的手抄本宝卷,其中就有200余种来自同里。”<sup>[13]</sup><sup>89</sup>第四观众门槛较低。宣卷故事简单直白,旋律明快活泼,散韵结合富有音乐性,非常方便众多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没有文化的农村中老年人欣赏,老少皆宜。第五低廉的演出成本。宣卷艺人的收入,“一场仪式的固定收入一般为每人80-100元不等,时间从下午3:00到午夜12:00,但在仪式过程中,请佛、开卷、宣卷间隙,若“斋主”出手大方还会赠送红包,名曰‘喜钱’,一次包50-100元左右。”<sup>[7]</sup><sup>9</sup>做丧事的宣卷艺人收入稍微多一些。低廉的演出费用,让普通群众请得起,直接带来的是演出机会的繁多,如观音诞日、成道日、出家日的观音庙会,其他菩萨、“老爷”的庙会和祭祀社赛活动,民众家庭的拜寿求子、满月周年、结婚闹丧、节日喜庆、结拜兄弟、遭灾祛病、上梁落成、乔迁装潢、家宅不安等等。

### 4. 在市场中淬铁成钢

同里宣卷始终是游走在演出市场的,是不被政府重视的极少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俗艺。它的市场群体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却有着巨大的份额。在宣卷传入同里的200年间,同里宣卷针对“斋主”的需要完成了从木鱼宣卷发展到丝弦宣卷的,从单一的宣佛教宝卷到各种神灵信仰的颂功德、祝愿祝福、爱情故事,无不是顺应听众的需要。在清末,同里宣卷“同时存在七、八个不同风格的宣卷唱腔流派”<sup>[14]</sup><sup>144</sup>,现在,依然活跃在市场上的主要是许派、徐派、吴派和褚派。由于观众的需求不同,演出市场各种艺术门类争奇斗艳。同里宣卷不墨守成规,敢于博采众长,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的表现手法。

如许派“吸收了苏州评弹的表演艺术特色,仿评弹形式起‘生、旦、净、末、丑’角色,官白用‘中州韵’,说白用‘苏白’,唱声典雅,词句严守韵脚,因此被誉为‘书派宣卷’。徐派突出的是‘土’,土中带一点雅气,散发泥土的芬芳,被称为‘本土派’。演唱时用同里官方言,起角色有时带‘中州韵’,说表口语化,常用俗语、顺口溜、歇后语,形象生动。吴派创始人出身道士,比较精通民间佛曲,大多宣唱佛道和神话题材的卷目,所以‘佛去派’的别称,在信徒中格外受欢迎。褚派走通俗之路,与‘本土派’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俗称‘乡庄派’。在宣唱中,诸派常常把当地的风土人情糅合进去,有极其浓郁的乡土气,对听众颇具吸引力。”<sup>[8]</sup>市场里讨生活,不但丰富和发展了宣卷内容和表现手法,同时从单调的劝善教化功能逐步丰富增强了“角的艺术”的娱乐性和表现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同里宣卷艺人同苏州的师兄弟和同行联合,同苏州评弹唱“对台戏”,公开竞争。为吸引听众,宣卷艺人采用丝弦伴奏,引起苏州滩簧艺人的恐慌,官司打到了官府。同里宣卷艺人袁宝庭初出道时,无意中与师父许维钧在同一个村演出。演唱过程中,听客们渐渐地都被吸引到袁宝庭的场子中来。许维钧不服气,袁宝庭也不相让,两个人“唱对台”唱了几天,最后听客们全部涌进袁宝庭的场子,许维钧的场子中空无一人,唱得许维钧肚子里的货色都唱光了,“唱得他无话可说”。市场的考验,造就了同里宣卷顽强的生命力。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同里艺人“先后组织的宣卷班子31个。40年代后期(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吴江境内演出的同里木鱼宣卷和丝弦宣卷班子约有20个,宣卷人员100多名。”<sup>[2]</sup>“2009年吴江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时统计,同里宣卷共28个班社,固定从业人员142人(不包括临时受聘的老艺人),每班当年一般都演出200场以上,最多的高达335场。”<sup>[7]</sup>

### 三、同里宣卷的衰微

200年来,同里宣卷在市场中起起伏伏,自生自灭,自灭自生。由于自身的低门槛、开放性,又直接迎合市场,其自生在单调的木鱼宣卷衰落后,丝弦宣卷方兴未艾。粗浅的佛理成为老生常谈后,民俗故事、悲欢离合、孝老爱亲又抓住了人们的情感。照本宣科式的宣讲难以吸引听众,“宣卷先生”又以卷目丰富、脚本严密、唱腔多变、表演精湛而炙手可热。“当下我国民间信仰的信众分布广泛,构成复杂,总体情况是:女性略多于男性,以中老年为主,涵盖各年龄层次;以农民为主,涵盖各行各业;以高中毕业以下为主,涵盖各学历层次,既有‘贫困人口’也有‘达官显贵’。”<sup>[12]</sup>信众的广泛,市场还在,但事实上并未带给宣卷滋润的春雨,同里宣卷正表现出难以逆转的颓势,而它的历次衰微都与人为因素密切相关。

#### 1. 习俗及空间的变革,市场萎缩

“入清以后,清政府把所有民间宗教均视为‘邪教’而严厉镇压,宣卷受到很大冲击,北方除个别地区外,宣卷几乎消失,而在江南吴语区,宣卷虽然在个别地区也遭到政府禁止,但整体上远不及北方严厉。”同里地区甚至苏州地区的宣卷艺术与民间秘密宗教有关联的,以民间宗教信仰为直接的、功利性目的的,为数极少,充满着强烈的世俗化色彩和道德感,因而在

康乾之际又繁荣起来<sup>[15]</sup><sup>18</sup>。“1940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江南,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城乡民众对于祈福禳灾、庙会社赛等活动多从简安排,宣卷班社活动的空间缩小,从业人员大减。”<sup>[16]</sup><sup>48</sup>家亡国灭,民众无心信教,疲于奔命,给了宣卷以重创,同里宣卷开始衰微。1950年以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意识形态洗心革面,城镇中的宣卷迅速消失,宣卷艺人改行,或去唱其他戏曲、曲艺,农村艺人去务农。宣卷演出转为“地下”,白天抓革命,晚上偷偷宣唱。“文革”中,宣卷因与宗教的渊源,毋庸置疑地作为封建迷信当作“四旧”清除,宣卷艺人基本停止演出,宝卷脚本或被焚或流失,艺人、听众断层,几百年来与听众建立的血脉关系几被割断,宣卷几乎遭受灭顶之灾。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宣卷似乎“卷土重来”,“在包括吴江在内的广大吴语地区,宣卷似乎迎来了回光返照的复苏和中兴,演出日渐昌盛,保护行动方兴未艾。然而,繁荣也许是短暂的幻象,并不意味着原先潜伏着的危机和隐忧,那些本质性的困境已得到正视和处理。宣卷在生存、延续与停滞、倒退上的不确定性是同等存在的。”<sup>[17]</sup><sup>68-71</sup>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农村大量自然村落、房屋被拆迁,农民们搬入统一的规划整齐的高层住宅,原先的自己做主的场院没有了,代之以公用绿地或公共设施。这对于数百年来容纳民间习俗的自主空间被釜底抽薪,农民们以前多是不敢听书,现在更多的是无处听书。民俗空间的消亡对于民俗的开展、保留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没有空间的民俗就像是无米之炊,同里宣卷的生存根基已经动摇或者正在被一点一点挖掉。目前,同里宣卷最炙手可热的赵华“紫霞班”的演出大为减少,由前些年每年的300多场减少到200场左右。其他班子的演出则减幅更为厉害。

#### 2. 精神诉求变化,危机显现

同里地区民众的宗教信仰原本就是杂糅的、实用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信仰。“在经过多少年的现代化运动和驱除封建迷信的去魅之后,孕育宣卷及其受众的社会语境已经丧失,宣卷与道德母体、受众之间价值观念水乳交融的积极循环一去不返。”<sup>[11]</sup><sup>68-71</sup>许多当代人对神佛已经不再是精神上虔诚的依托,而是有目的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功利性祈求。宗教信仰的精神寄托和抚慰分崩离析,宣卷的三大功能的最主要最特色的信仰、劝教功能日渐式微,其娱乐功能在其他当代艺术的大潮中又显得那么先天不足。艺人们有意识地、主动地改良和适应,重新编排脚本,力图给予听众以接受的新意和经得起推敲的故事性;加入各种地方小调,吸引其他艺术的爱好者;迎合市场,放弃教化,彻底娱乐;参加与宣卷有关的公益活动,提高自身和宣卷的影响力;借助电视、网络等媒体,扩大受众范围等等。“对整体上的宣卷而言,所有这些努力都收效甚微,它们并没有能够开发出多少新鲜的受众面孔,收复多少原先属于自己的那些失地,而只不过是那些总数固定的受众之中增加了吸引他们注意的砝码,提高了个人在行业内部的竞争力。新编脚本仍然运行在一百年前宣卷那沿袭已久的故事模式之中,虽然有新名字新人物,但情节大同小异,实在难以与电视电影竞争,在信息化时代的文化市场中赢得一席之地;而各种地方戏曲曲艺同样面临着市场剧烈萎缩、受众严重流失的困境,它们的受众有很多与宣卷的受众是同一的,加入

各种地方戏曲曲艺以及迎合市场的做法都仅仅是得到了原先即对宣卷有所需求的人的关注,并未为整体上的宣卷市场开辟出新的舞台;而由于宣卷的边缘地位和艺人的号召力不够,面对日益局促的演出空间,那些外围上的努力也显得杯水车薪、鞭长莫及。”<sup>[11]68-71</sup>

#### 四、同里宣卷的传承

同里宣卷200年来始终在市场中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一直居于民间曲艺的地位,难登大雅之堂。其粗糙质朴的形式像块活化石,让今人依稀看到民族曲艺的原始状态及江南戏曲曲艺的母体雏形。其手抄报卷、佛教音乐及对民众的精神慰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除了全面深入地收集整理保存相关资料外,还应根据宣卷的本质特征加以回归本源,让同里宣卷在原生的环境中得到保存和发展。

1. 存留生存空间。民间习俗不可能脱离自然空间而存在。农村的生活空间打破后,新型社区建设应该考虑适合农民开始各种民俗活动的场地。德国地理学家F.拉策儿认为,自然对个人以及通过个人对整个民族的体质和精神的影响,使其决定作用的。“任何一个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形成,都要有一个时间长度足够的积淀和结晶的过程、一个空间自由度足够的自发自主成长的过程。”<sup>[17]28</sup>没有了自然空间,民俗无处安放,宣卷就是无根之浮萍。

2. 回归原生民俗。同里宣卷与民俗密不可分,是有机交融的一个整体。民间信仰祭祀庆典离不开宣卷的说佛论道,宣卷的生存紧紧以来庙会祭祀庆典活动。民间信仰是一种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普遍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长期广泛地存在于我国乡土社会,融入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是普通民众精神世界的一种反映。”<sup>[18]</sup>生生不息民间信仰、民俗活动的特性,正是这一地区文化传统的“灵魂”所在,这个灵魂承续这本地区民众在自身长期奋斗和创造中凝聚的特有的精神和心理,宣卷的内容可能就集中体现了当地民众的公共信仰及所遵循的核心价值观。任何盆景式的展示和动物园式的保护都是对同里宣卷文化的断章取义,最终变成无源之水而断流,不如“放归山林”、回归自然。同里宣卷与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生活样态的文化,只有在生活中它才呈现鲜活的生命力。同里宣卷的传承只能也必须回归江南民间信仰和民俗活动之中,离开了民间信仰和民俗活动,它势必衰落而消亡。

3. 尊重民俗惯例。所有民间信仰和习俗都有自身的传承渊源,简单化地当作“封建迷信”而加以否定,终会致使延续了千百年的民族传统文化血脉断裂。近年来,新建、重建庙宇增多,但这些场所相当多的是与纯粹的宗教信仰相背离,实际上是开发依托宗教场所的旅游项目。民间的信仰与习俗难以和

这些“旅游项目”相融合,即使是“合流”,也与原本意义的民俗习惯相背离。一些部门游离于传统和习俗的大包大揽行为,往往使民间文化陷入社会大众的高调关注以及相关部门在保护性名义下的实质性破坏的窘境之中。尊重及顺应同里宣卷的生存传统,以宽容的心态接纳通俗艺的存在,把它继续放归民俗市场,在市场和民众的需求中继续散发泥土的芬芳。

#### 参考文献:

- [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下册)第十一章[M].上海:上海书店,1984.
- [2]车锡伦.江苏“苏州宣卷”和“同里宣卷”[EB/OL].中国民俗学网,2009-05-12.
- [3]李世瑜.江浙诸省的宣卷.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M].中华书局,1959.
- [4]史琳.江苏太湖宣卷的文化渊源和艺术特征[J].中国音乐,2010(01).
- [5]丘慧莹.江苏常熟白茆地区选捐活动调查报告[J].民俗曲艺,2010(09).
- [6]虞骄.一个文学与宗教的活化石——当代昆山宣卷初探[D].江苏教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
- [7]张舫澜.同里宣卷漫记[EB/OL].豆丁网,2010.
- [8][法]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9]马莉.中国民间信仰的文化价值[EB/OL].中国民俗网,2015-03-18.
- [10]徐文初.同里宣卷,江南特有的文化标本[J].吴江文化,2010(03).
- [11]苏野,赵华.宣卷,一个随身携带的艰难传统[J].吴江文化,2012(02).
- [12]张祝平.民间信仰的过度娱乐化倾向日渐突出[N].中国民族报,2014-04-04.
- [13]金健康主编.吴江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览[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 [14]刘燕.同里宣卷开放性探微[J].中国音乐,2010(03).
- [15]车锡伦.吴语区宣卷概说[J].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04).
- [16]车锡伦.清及近代吴方言区民间宣卷和宝卷概况[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6).
- [17]蒲娇.从“活态保护”论非物质文化遗产观的转变[D].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 [18]张祝平.论民间信仰的文化力[M].中国民族报,2010-11-16.